2026.11.2 星期一
责编 施剑平 | 美编 唐立群 | 校对 阮奇鑫
江南晚报

人间物语

如此山川

| 纪维钧 文 |

由莒往东，是多山的五莲县。

五莲的家山名“五垛”，传说因有高僧以山中泉水治好了太后的眼疾，明万历年间更名“五莲山”。这是一次精妙的赐名，“五莲”的称谓不仅形似，更多了一丝清凉的禅意。

五莲山是燕山运动造就的独特山水。燕山运动不仅造就了五莲山，还同时造就了崂山、黄山、三清山等一众名山。这些秀美的仙山虽然相距遥远，但从出身上却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姊妹山”。该怎么形容五莲山水的奇特呢？我能想到的回答是，这里的每一座山，缩小后就是一盆绝妙无比的案头清供。五莲山身旁，是颇有名气的九仙山。九仙山不仅泉石秀美，人文气息也格外浓厚。从山脚的村落“丁家楼子”进山，入口处远远能看见一片平阔的巨石。

走近去看，在石边的隙地里，左右互生两棵冠盖青翠的杏树，恰如一对身姿窈窕的少女静立在入口。山里人懂得物尽其用，在巨石上凿出水缸、石臼等用具，还有喂马的石槽。山脚谷地里，是一片广大的樱桃林。时间恰逢五月，翠绿的枝头猩红一片，老乡们对那些老品种的樱桃树不做管理，任谁都可以免费去摘了吃。面对如此的诱惑，不少游客顾不得看风景，临时找来各种盛具，将爬山变成一场惊喜的采摘之旅。我惊异于山民的大方，拎着半袋樱桃问村口乘凉的村民：“真的不收费？”山里人看我的样子，爽朗地说“不收，随便摘！”我还能说什么呢，望着村民风轻云淡的样子，我甚至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，心里只剩惊讶。难以想象，在这个背靠九仙山的小村落，不仅大好的景色不用花钱，连满山的樱桃也是无偿赠予人的，山东人的大方好客果然是名不虚传的。

继续向山上走去。远看群峰如簇，巨石磊落，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泛着莹白的光晕。一路上都是星罗的巨石，这些横亘在山脚的石头是那样的庞大，大如房屋者有之，圆如牛象者有之；四平八稳者有之，犄斜险峻者有之。我此行的目的是看刻石，果然很快在山腰处看到第一处摩崖石刻，楷书竖刻的“白鹤楼”三个字，落款“熙宁九年九月”。最后一字模糊，隐约辨得是描红了的“轼”字。继续往上走，是一块不知几十米高的巨石，竖题“第一山”三个大字，楷书清丽，字径数米，可惜不见署名。折返向西北，在一处山涧的石壁上又有“留月”的题刻，“留”字篆意，“月”字则是楷书的笔法。字不大，一拳来去，竖题，无落款，金石气息浓郁。清代金石学家冯云鹏的《金石索》认定二字为“苏文忠公书，笔法遒劲，为真迹”。然而，当地县志再次彰显了风土的淳厚，他们没有急吼吼去攀附苏轼的大腿，只谨慎地写了一句“亦类苏书”。

熙宁九年九月，苏轼知密州已近三年。这年的中秋，他刚写下了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的不朽篇章。二十四天后，苏轼来到九仙山这座巨石嶙峋的大山上，并留下多处珍贵的石刻。也许他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片他治下的土地，他要跟这座秀美仙山道个别。两个月后，苏轼在给朋友的回信里说：“二华行观雄陕右，九仙今已压京东。”并在诗后自注“将赴河中，密迩太华，九仙在东武，奇秀不减雁荡也”。

苏轼是懂山的。他是第一个将九仙山与华山相提并论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将九仙山与雁荡山进行比较的人。苏轼又是谦虚的，他对寄赠自己《雁荡山图》的乐清县令炫耀治下风光的秀美——“奇秀不减雁荡”。这位在密州土地上带着百姓抗旱灭蝗、赈灾缉盗、兴修水利的中年人，日子过得充实而豪迈——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”密州的风景，他最熟悉——“试上超然台上看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”密州的月色，他最怅惘——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”最要紧的，他还仍然是那个感性的乐观者——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这，是独属苏轼和密州的词句。

人和地一定是有感应的，人和人也是。在苏轼离开九仙山511年后，在他“白鹤楼”刻石的旁边，有个归隐的老人丁惟宁搭建了一所茅舍，取名“吾庐”。这位“吾庐”的主人非同小可，他是嘉靖的进士，做过山西长治的知县。这个老人有一位才华卓著的儿子——丁耀亢。丁耀亢在做容城教谕时写过一首诗：“无求不去缘何事，华表归来有化书。”当时，人们并不知道他所说的“化书”，就是后来让他身陷囹圄的惊世之作《续金瓶梅》。很久以后，人们由丁耀亢联想起他的父亲。结合老人的身世阅历和书中的方言、物事，人们豁然惊觉，“兰陵笑笑生”这个《金瓶梅》作者的未解之谜会不会正在这个老人身上呢？

五莲，这个以水边草木命名的城市，在一层层时间涟漪的背后还有一些这样的风景，还有一番这样的故事，像是一种古老的互文，让人遐思，也让人惊异。

灯下书

旧书旧稿

| 杨庆鸣 文 |

退休闲着没事，我常常练练笔、动动脑、翻翻书、投投稿，倒也不觉精神空虚。

我的书柜里藏着各种书籍，无事时随手拿一本想读的书，我称它为旧书。这些旧书藏着知识和真理，如果不读它，也是积着尘埃的旧物件。无意中，我找出一本楼庆西的《中国小品建筑十讲》——我长期在建筑行业工作，对建筑还是感兴趣的。还有一本《百位名家谈读书》，由曹正文主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小品，是一种文体的名称，凡属随笔、杂感、散文一类的小文章可以统称为小品。建筑上借用文体“小品”之名，凡属于小建筑一类的都可称为小品建筑。它的含义是就其小而言的。现代建筑中，公园里的花台、花架、休息椅、公交车站、广告牌、指路标等，它都不依附在建筑上而独立存在，皆属小品之列。而小品建筑，只是相对大建筑而言，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。小品建筑往往被忽视，它建筑虽小，但各自有特殊形态和特定文化内涵，在建筑发展中，也是相当有成就的。《中国小品建筑十讲》按小品在整个建筑群中所占的位置，由外及里，由前及后，由近及远作了论述，不追求一定篇幅，读后简明而且自然。这十讲是牌楼，华表，狮子，须弥座，香炉、日晷、嘉量及其他，影壁，碑碣，阙、墓表、五供座，石幢，堆石。翻阅这本旧书，引领我徜徉于独特而神秘的中国古代建筑之中，使阅读直观而又赏心悦目。文字亦有小品的特点，晓畅、清雅而又质朴、自然。旧书不旧，读后知新。

《百位名家谈读书》我虽已读过一遍，就搁置书柜。这次再次翻阅它，仍带来温暖。它是《新民晚报·读书乐》1000期精选本，有名家写的读书文章，如柯灵、周而复、徐铸成、冰心、草婴……篇篇是范文、佳文，书目录编成我说读书、读书忆旧、书里书外、书旅漫步、作品赏析五辑。书是旧书，我把它看作是写作者的旧稿，但它是我的良友、恩师、知己和金钥匙。

说说自己吧，我写的散文、随笔，印成书的稿子即为旧稿。我没有半成品，没有写好的稿子存放在抽屉里，要么写好就投稿，要么将腹稿记在脑子里。我把写作当快乐事，写东西是有责任感的一件事情，写好一身轻松，有灵感再来写。

人都喜欢怀旧，旧的事物让人记忆深刻。阅读人家的文章，约一半是忆旧，写逝去的昨天。现在AI时代，电脑、手机代替了书写、纸质的东西，旧书、旧稿变成了稀罕物，甚至是文物。写散文是一种情绪，文字不必要求多深刻，但需真实，实诚会让共享共鸣，一个真实的声音，旧稿也能出新。

片羽

粥·治愈

| 邹炜 文 |

年轻的时候，头痛病犯，因为病状惨烈，非得上个医院挂个水才算安慰。越往后，八方风雨之下，这头痛病，好像已说不上是病。但这前后一样离不了的，是“粥”的治愈。

我们这里没有“稀饭”的说法。大米熬煮的是粥，米饭泡煮的也是粥。大米熬煮，我们称为“烧米粥”。熬煮的时候，那米粒在锅里翻滚，香气贴近心底。米饭泡粥，叫“泡饭粥”。只用吃剩的米饭加水泡煮而成。从前的土灶，有锅巴，泡出来的“粥”，香味更朴素。

头痛病发作的时候真是生无可恋，滴水不进光吐黄水，直至舌头僵了，肚肠根要断了。当头痛消退，吃完一碗“烧米粥”或者“泡饭粥”，便慢慢地活过来了。偶尔也可以接受甜粥，大概是因为痛到实在无助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原本该吃“饭”的午餐，常常也是吃“粥”，以至一日三餐全是粥。

粥，真的是伴随了我童年时的困苦和成年后的病痛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“粥”字还有一个读音，谓“yù”，意义同“育”，即生养的意思。所以，粥于我，是生存，是治愈。

那些加了好多其他料的、鲜咸味的营养粥，似乎总也不能让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妥帖。我的一向不挑剔食物的“下脚”，在病中，只陶然于最简单的烹调。

所以不管是淡的还是甜的，我只要纯米粥。

就算不头痛的平常日子，我也基本不吃白粥以外的粥。

从“黄帝始烹谷为粥”开始，粥的功能，从食用、药用，再到养生……粥与人的关系，是如此黏稠、绵密。

而因为我的病痛只有粥能懂得，只有煮粥的人能懂的，粥于我，便是相濡以沫共黄昏。

江南腔调工作室

